

探索文库

中国古代 诗歌艺术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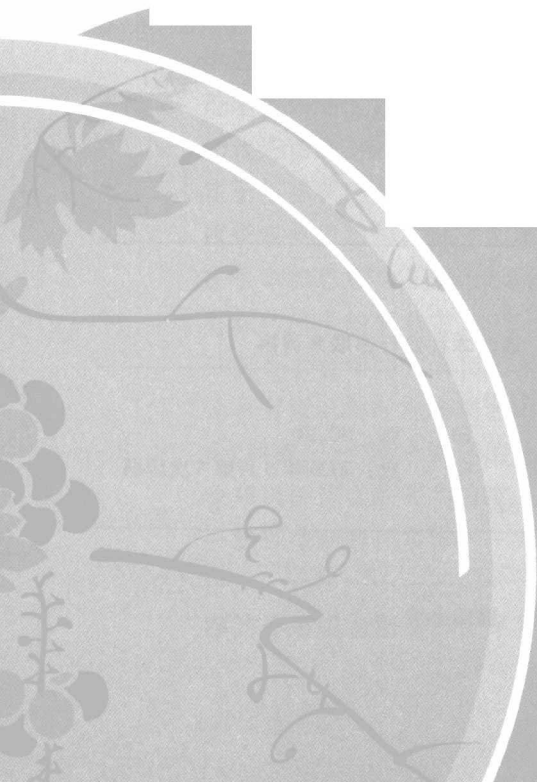
张瑞君◎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探索文库

中国古代 诗歌艺术探索

张瑞君◎著



文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探索 / 张瑞君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8. 8

(探索文库)

ISBN 978-7-80206-627-4

I. 中… II. 张… III. 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8467 号

探索文库·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探索

著 者: 张瑞君

责任编辑: 茹新平

版式设计: 莘海琴

责任校对: 徐为正

责任印制: 胡 骑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4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2160 千字 印 张: 80.25

版 次: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06-627-4

定 价: 300.00 元 (全 10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论唐以前的咏史诗·····	(1)
中国古代田园诗的三种境界·····	(13)
庄子审美方式与山水文学深层境界·····	(26)
庄子与阮籍的理想人格·····	(37)
独孤及生平系诗·····	(44)
论李煜词的生命意识·····	(55)
宋代诗话之《诗经》论探析·····	(62)
庄子与苏轼·····	(71)
庄子审美思想与苏轼文艺观·····	(103)
庄子审美思想与苏轼山水诗词的新境界·····	(117)
苏轼与庄子的相对主义·····	(123)
王安石七言绝句的语言艺术·····	(135)
论辛弃疾词的时空表现艺术·····	(146)
论《西厢记》对唐宋诗词的化用·····	(155)
论郑板桥诗文的美学追求·····	(160)
一部转型期的代表作——评葛晓音教授的《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	(170)
筌路篮缕锐意创新——评蒋寅《大历诗风》·····	(179)



大胆探索富于开创——评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	(189)
厚积薄发勇于开拓——评巩本栋《辛弃疾评传》·····	(197)
评林语堂《苏东坡传》·····	(209)
后 记·····	(219)



论唐以前的咏史诗

人们生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同时人们又难以超越有限的时空。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不可能真正认识过去，也不可能真正认识未来。同时，也就很难从人类发展的长河中真正认识自我。“为了认识我自己，我不能力图超越我自己，这正像我不能跃过我的影子一样。我必须选择相反的道路。在历史中，人不断地返回他自身，他力图追忆并实现他过去的全部经验。”^① 历史从往古走来，从存留于世的古迹、遗址、史籍，在诗人笔下闯进诗歌的领域，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园地里便多了一簇艳丽的奇葩——咏史诗。

中国的古典诗歌很早就注入了历史意识。《诗经》中便有不少用史诗写的周民族的历史。如《生民》、《公刘》等。然而，这是一种叙事的史诗，还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咏史诗。当然，其中蕴含的对祖先的赞扬和自豪感，却有咏史的成分。《文选》把诗分为二十三日，其中就有咏史一体。可是，关于咏史诗的界定，却是颇有争议的话题。现在的论者一般把班固的《咏史》看作是咏史诗的开山之作。“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② 朱自清曾把咏史、游仙、艳情、咏物作为四大类“比体诗”。他在《诗言志

① 卡西尔著：《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页。

② 钟嵘《诗品·总论》，《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辨》中更明确指出：“咏史之作以古比今，左思是创始人。”^①他认为咏史之作，《离骚》是源头，而左思的咏史是代表作。何义门《读书记》曰：“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概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掇胸臆，乃又其变，叙致本事，能不冗不晦，以此为难。”^②陈延杰在《诗品》卷下注云：“孟坚《咏史》诗，其辞甚质直，又加以咏汉，此传体，为咏史正宗，左太冲其变也。”但清吴乔却说：“古人咏史，但叙事而不出己意，则史也，非诗也。”^③显然对传体的咏史诗不以为然。

从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其一，咏史诗可以分为传体和比体。其二，传体和比体何为正体，意见不一。其三，古人对咏史诗的界定也很模糊。朱自清认为《离骚》是咏史诗的老祖宗。明胡应麟说：“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毋丘俭》叠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左思）题实因班，体亦本杜，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千古绝唱。”^④很明显，胡应麟把杜挚赠答类型的《赠毋丘俭》也看作是咏史诗，录原诗如下：

骐驎马不试，婆娑槽枥间。壮士志不伸，坎坷多辛酸。伊
挚为媵臣，吕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败，宓戚对牛叹。食其处监
门，淮阴饥不餐。买臣老负薪，妻畔呼不还。释之宦十年，位
不增故官。才非八子论，而与齐其患。无知不在此，袁盎未有
言。被此笃病久，荣卫动不安。闻有韩众药，信来给一丸。

开首以良马为喻，述说自己仕途艰难坎坷、壮志难酬。接着连用伊挚（伊尹）、夷吾（管仲）、宁戚、酈食其、韩信、朱买臣、张

①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69页。

② 转引自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9页。

③ 吴乔著《围炉诗话》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

④ 胡应麟著：《诗薮》外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释之、袁盎八个历史人物，申说仕途失意，壮志难伸，沉沦抑郁的苦闷烦恼。主旨是盼望得到毋丘俭的援引。《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刘劭传》注引《文章叙录说》：“挚与毋丘俭乡里相亲。故为诗与俭，求仙人一丸，欲以感切俭求助也。”魏明帝时毋丘俭为尚书郎，迁羽林监，不久出任幽州刺史，加度辽将军，封安邑侯。而杜挚当时官职低微，故写诗求助。后来毋丘俭写了一首《答杜挚诗》，说了些无足轻重，不痛不痒的话。毋丘俭既无意于荐举，杜挚也只能沉沦下僚了。其诗主旨在求荐而非咏史。再如左思《咏史》的第一、第五，几乎没有史实，又算不算咏史诗？但《咏史》是组诗，不能割裂。李善《文选》卷二十二云：“嗣宗（阮籍）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遭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以下，难以情测。”而钟嵘《诗品》也说左思：“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①也就是说左思的一些《咏怀诗》，用史事，借题发挥，抒发不平之气，讽刺当时的社会现实，与阮籍精神一致。这样的一些诗，是不是也应算作咏史诗。如《咏怀其六》：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
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
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史记·萧相国世家》：“邵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时俗谓之‘东陵瓜’。”诗虽用典，但咏史不是其主要用意。而主旨是借邵平甘为布衣，种瓜为乐的处世态度，抒发自己身当魏晋易代之际，对仕途风险的忧虑和向往避世逍遥的思想，以及虚无颓唐的心态，与左思《咏史》诗的风格相近。再如庾信《咏怀》之十，运用荆轲、李陵一去不回的典故，融

① 钟嵘著：《诗品》卷上，《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页。



历史现实于一炉，借古人古事咏怀，抒发思念亲友，远望家国的深沉感情及壮志难酬的悲愤，耐人寻味。与左思《咏史》其五写法相近。但笔者认为这些诗不应归入咏史一类，不然，咏史诗就界限不清了。咏史诗应该是题目标出咏史、怀古或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诗，以及乐府诗中的咏史之作。

现将唐以前的咏史诗专用一首诗咏一人或一事的统计如下：

(1) 先秦以前：尧舜一、唐虞一、周文王一、二桃杀三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一、三良（奄息、仲行、针虎）四、孔子一、老莱妻一、子文（斗穀于菟）一、原宪一、杞梁妻一、伍子胥一、季札一、庄子一、荆轲五、廉颇蔺相如一、鲁仲连一；(2) 秦汉魏晋：缙紫一、二疏（疏广、疏受）二、王昭君十七、班婕妤三、陈阿娇一、东方朔一、阮籍一、嵇康一、刘伶一、阮咸一、向秀一。^①

在非专咏一人一事的咏史诗中涉及的历史人物主要有：许由、伯夷、四皓、吕望、夷吾、甯戚、老莱、颜回、段干木、吴起、燕昭王、鲁仲连、李斯、韩信、张良、陈平、酈食其、贾谊、司马相如、朱买臣、冯唐、扬雄、主父堰等。^②

尽管各代咏史诗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态度、艺术表现等诸方面有或大或少的差异，但也有许多共同点。其一，对悲剧人物的关注较多。特别表现在专咏一人一事的所谓传体咏史之作中。如三良、王昭君、班婕妤等。悲剧意识是人类所共有的。悲剧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③。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

① 据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拙文所引诗作均据此书。

② 据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拙文所引诗作均据此书。

③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卷第586页。



西毁灭给人看。”^①千百年来，这些悲剧人物的命运深深地激荡着不同时代诗人的心灵。如晋、南北朝、隋代都有诗人咏王昭君。这些作品大都是极力烘托异地的荒凉寒寂，昭君如转篷飘泊。不少诗人运用鲜明的对比，突出边地与内地的反差，展现她内心世界的悲凉：“既事转篷远，心随雁路绝。霜斡旦夕惊，边笳中夜咽。”^②有的通过今昔生活条件与环境的对比，运用典型景物展现她悲剧的命运，如沈约《昭君辞》。其他如用“所悲云梦泽，空伤狡兔情”^③感叹韩信悲惨的结局，都给人一种悲剧的崇高美感。

其二，对品行高尚，富有才华人物的仰慕和颂扬。从汉至隋，由于时代不同，对道德的评判标准，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标准也不完全相同，这些都会在咏史诗中得到一定的反映。“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了解吗？”^④班固《咏史》在咏缇萦救父时，感叹“百男何愤愤，不如一缇萦”。在男尊女卑的汉代，的确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效果，表现出史家过人的胆识，但又何尝不是儒家道德文化的折射。魏晋之际，社会动荡，儒家文化在纷扰的战乱中受到很大冲击。王粲、阮踞、曹植在建安十六年从军西征马超至关中，后北征安定杨秋，于十二月还军长安，过秦穆公墓（今陕西凤翔县境），三人同作咏三良诗。尽管三人对此事看法不同，但在指责秦穆以三良从殉的不义之举时，又都不同程度赞许三良的臣节，表现了战乱时代对君臣遇合的一种美好向往。晋代门阀制度使寒门之士难以插足社会，世道浑浊，俊才沉沦，庸碌之徒窃据高位。在异常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许多名士被卷进了上层政治漩涡，何晏、二陆、张华、潘

① 《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杂文全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② 鲍照《王昭君》，《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70页。

③ 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91页。

④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70页。



岳等相继被送上断头台。这种痛苦经验，自然会使希冀隐逸的风气盛行。

“隐”不仅可作为当时的文人不满现实或逃避现实的选择，而且成为不愿出世求禄、自由高洁的一种理想人格。张协、陶渊明都有歌颂汉代二疏的诗。据《汉书》卷七一《疏广传》记载，二人俱激流勇退，不为子孙置产业。从这两位诗人的诗中可以看出借史言志，抒发逍遥隐逸的人格理想。陶渊明更有《咏贫士七首》，赞扬古代的贫士在生活贫困的条件下，政治上不求仕进，不与俗世苟合的高洁情趣。这些贫士有德、有才、有志，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理想，不因贫困改变初衷，贫士体现了诗人理想的人格精神。也就是物化为第一首的孤云意象，来去自由，无所依傍。这种桀骜不驯、不合流俗的情操，也是时代社会风尚的体现。左思在《咏史》中一面揭露贵族窃居高位，英才有志难伸的社会现实，指责门阀制度的不合理。同时又力图通过史事探讨寒士可能的出路，以寻求自己的选择。“吾希段干木”，“吾慕鲁仲连”，表明他企求浊世中的功名与人格双成并就的理想，典型地体现了地位寒微的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

其三，或多或少有以古为镜、以古讽今、以古证今的意味。历史作为人们认识现实的重要依据，中国古代传统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赵一》），“明镜可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三国志·吴主五子传》），都表明人们对历史知识权威性的认识。咏史诗从一开始就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了一种或松或紧的联系。《晋二》卷五《张载传》：“转河间内史，在郡清简寡欲”，“于时天下已乱，所在寇盗，协遂弃绝人事，屏居草泽，守道不竞，以属咏自娱。”其《咏史》赞美二疏（疏广、疏受）“达人知止足，遗荣忽如无。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行人为陨涕，贤哉此大夫。挥金乐当年，岁暮不留储。顾谓四座宾，多财为累愚。清风激万代，名与天壤俱。”如果归类的话，此诗亦为传体。但并不仅仅是本传的简单概括，其中熔铸着作者强烈的感情。张协颂扬二疏叔侄辞官归



隐，目的乃是取历史的权威为证，说明自己决定的正确。透过陶渊明《咏荆轲》一诗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诗人青年时代的奋发激情。诗人似乎只是作客观的叙述，实际上既表达了对暴乱政治的憎恶，更表达了对荆轲慷慨侠义的大无畏精神的仰慕。这其中必然蕴含着诗人向往建立奇功垂名青史的理想。龚自珍《杂诗》其一：“陶潜诗喜说荆柯，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深得此诗三昧。颜延之对阮籍、嵇康等人性格和内心世界的领悟在《五君咏》中能表现得如此深刻入微，又何尝不是借五人来寄托自己的怀抱。

单一的研究视角并不一定能把对象看清楚。为了全面揭示唐以前的咏史诗的状态和发展轨迹，还有必要从形式角度作一番考查，从历史的演变作一番研究。

唐前咏史诗有以下几种形态。1、一首咏一人一事。如班固《咏史》、汉乐府《梁甫吟》、阮瑀《咏史》其二，分别咏缙紫救父、二桃杀三士、荆轲等。有的纯咏本事不发议论，有的概括本事杂以议论。当然还有叙事性极强的诗，如卢谿《览古》，五言三十六句，概括《廉颇蔺相如列传》，同时，又能抓住典型的细节，突出人物形象，在此类诗中较为特殊。2、一首咏同时代的一类人。如鲍照《蜀四贤咏》，咏汉代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雄。3、一首咏一个时代史事。如鲍照《咏史》，咏汉代贵族享乐，仕子奔竞，腐儒窃位，寓讽刺之意。写严君平寂寞，抒愤懑之情。4、打破古今限制，以咏史为名抒怀，如左思《咏史》。前三类诗与后一类诗的区别在于，前三类诗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为吟咏的主体，或概述史事，但以行事得失和道德判断的理性思考为旨归。尽管其中也包蕴着对人物的爱憎感情和对历史事件的感慨，但以史为主。后一类却是借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为引线，或作为抒情中的一个典故，“搅碎古今巨细，入其兴会。”^①其意在咏怀。现作一比较，阮瑀《咏史

① 王夫之著：《明诗评选》卷二，《船山遗书》本。



二首》其二：

燕丹善养士，荆轲为上宾。图尽擢匕首，长驱西入秦。素草驾白马，相送易水津。渐离击筑歌，悲声感路人。举座同咨嗟，叹气若青云。

左思《咏史》其六：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旁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邀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阮瑀的诗用形象的语言描述易水送人的悲壮场面，在客观地颂扬荆轲的侠义之举时，含蕴着诗人对历史悲剧的感情体认。左思与阮瑀面对的是同一历史人物，但切入点却不同。抛开最震荡人心的易水送人，侧重荆轲酣饮夜市、旁若无人的生活片断，突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的失意者形象，重在钦佩他的自我人格独立和自尊，所谓贵者自贵、贱者自贱。体现了左思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以独立的人生态度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可以看出魏晋玄学思潮对他的影响。当然其中最感染读者的还是作者藐视豪门贵族的桀骜不驯的品格。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① 纵观唐以前的咏史诗，题材因袭严重。所咏历史事件和人物并不十分丰富，而又大多集中在几个人

^①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卷第121页。



物事件上，超越前代的勇气不足。特别是南北朝隋代主要是王昭君。但面对这一现象，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意识是一种心理机能，关于历史的知识，对于历史的敬重和依恋，对历史的仿效和对于历史的憎恨，如若没有这样一种愿意接受它们的心理机能，便无法产生。形成个人历史意识的这一心理机能，就像人的交际能力和理性一样，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必然范畴。回忆和记忆是满足历史意识的活动。”^① 历史是人类过去生活的一切，不同的人了解历史时由于年龄、文化层次、思想等的不同，必然有着不完全相同的记忆和回忆。同时代的诗人由于各自的历史观不同，即使面对同一历史人物，感受和表现也会不同。同咏三良，王粲更多指责秦穆公的贪婪愚昧，指明三良从殉出于无奈，“临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但又虚构了结发事君的细节，颂扬三良感恩图报之心。阮瞻则慨叹多于指责，称道三良的“忠实”、“恩义”。曹植却突出的是“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风格上王粲以议论取胜，尖锐直率；阮瞻议论、叙述以简练擅美；曹植则极力描写面对死亡的巨大悲痛与恐惧，渲染死后的冷寂，以悲凉低回的艺术境界感染人。不同时代的诗人，面对前人已经吟咏的题材，既不能视而不见，同时必然有自己的时代与个人的烙印。鲍照的《王昭君》劲健；何逊的《昭君怨》清新透脱；梁简文帝萧纲的《昭君词》妩媚，不脱脂粉气，皆是明证。

咏史是诗人在特定情境下对历史的一种理解，但不可否认“对过去的每一种理解都包含着某种误解，因为我们并不是站在历史之外观察和评判历史的，我们对历史的看法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② 诗人毕竟是诗人，他不能完全以事实与理性为准绳，而总需以激情为契机。因此，每个作家笔下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总会有一定

① E·希尔斯著：《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② 豪泽尔著：《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编，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页。



的差异性，有时甚至是质的差异性。有些诗人感慨历史、忠实于历史；有些诗人用理性的筛子过滤历史；有些诗人用自己的主观感情熔铸历史，使历史理想化、现实化。陶渊明《咏三良》受王粲、曹植影响是完全可能的。但陶渊明用浓墨重彩极力赞美穆公是知人善任的明君，三良备受赏识重用。虽然对三良的悲剧有一点慨叹，但更重要的是涌现着诗人青春的活力，表达君臣遇合的政治理想，抒发佐明君做贤臣的抱负和追求。历史人物已经理想化、诗意化，历史与现实，我与历史人物的界限比较模糊，因此笔下的历史人物变得如此鲜活。左思《咏史》八首、颜延之《五君咏》都是此类作品。

从诗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看，有些诗的价值不大。但从艺术形式的角度看，对后代却有重要的启迪作用。阮踞《诗》“四皓隐南岳”，诗中吟咏四皓、老莱、颜回、许由、伯夷，无疑有开创之功，突破了咏一人一事的模式。至于咏史诗组诗化的源头，有人认为是左思，其实应该是嵇康。嵇康有六言诗十首，除三四五六首发议论不针对具体人而外，分别咏尧舜、唐虞、东方朔、楚子文、老莱妻、原宪，皆用六言概括评价古人，尽管空洞无物，毫无艺术价值，但无疑是第一次以组诗的形式咏史，影响傅咸、左思、陶渊明、颜延之等人。

与唐宋咏史诗相比，唐以前的咏史诗写得最深刻的也主要是以咏史为咏怀。几乎没有那种涵盖历史兴衰规律的深沉浑厚之作，也无王安石等人精辟议论取胜的诗，更那种包蕴广阔历史时空的博大精深之作。咏史诗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到来。

通过对唐以前咏史诗的审视可知，复述历史并不是咏史诗的最佳道路，尽管有时复述得既典型概括而又生动逼真，但艺术的感召力总是有限度的。又加以唐以前的咏史诗重复吟咏一人一事者太多，总是常常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卡西尔说：“甚至连我们的历史意识也是‘对立面的统一’，它把时间的相反两端联接了起来，



从而使我们感受到人类文化的连续性。”^①除少数几个杰出诗人能够如此自由地让诗思穿越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之间，使历史人物事件真正鲜活起来，而且对现实发生影响，将古今熔为一炉，从而创造出咏史精品之外，大部分诗人只是偶而为之，没有在咏史类诗歌的创作中花费更多的精力，因而也就不会有更多的艺术创获。

通过以上分析便更进一步了解到左思《咏史》的价值所在，而对后世真正有影响的也应是这位诗人了。《咏史》是一组精心结构的完整的组诗。首先，它以敏锐的历史眼光，对历史事件作典型的提炼与组合，摆脱了复述历史的写法，力求用历史事实印证现实，使历史与现实有一种穿越时间的对比效应，从而引发人们遥深的历史感慨。沈德潜《古诗源》云：“太冲咏史，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咏古人而已之性情俱见。此千秋绝唱也。”如“郁郁涧底松”一首，诗人借鉴抒情咏怀诗的比兴艺术手法，用贴切生动的比兴重新引发历史史实，苍松以百尺之材，因处于涧底，被高踞山上的径寸小苗压在山下，一高一低，一贵一贱，一枯一荣，对比鲜明，对门阀制度下的社会现实作了形象概括。接着以精辟的议论过渡：“世胄躋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接下来写“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历史与现实惊人地相似，昔日之冯唐，不正是今日之诗人；昔日之金张与今日之贵族何其相似。这时诗人已不再纠缠于具体的历史事件，而重在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其次，左思这组咏史诗全面地反映了诗人的心路历程。他怀古慨今，不仅摆脱了对具体人物与事件的描述，而且进一步思考历史上这类人的命运，以往论者仅仅指出其批判门阀制度的不合理的一面，却忘记了这一点。成功的人皆是英雄，但英雄并不皆是成功者。其七云：“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买臣困采樵，伉俪不安宅。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当其未遇时，忧在填

^① 卡西尔著：《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27页。



沟壑。英雄有逌遒，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奇士惟有机遇才可施展抱负，然而，幸运的人毕竟是少数的。可见诗人对历史冷峻深刻的思考。再次，左思的历史思考不仅仅停留在历史人物本身的遭际上，也不是专指某一具体历史事件的教训，而是从现实的问题出发，诗中洋溢着自我充沛的热情，古代的历史材料成为体现我、印证我的东西。因此他的咏史诗才富有创造性。《咏史》其四：“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竞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这是诗人思考历史，面对现实作出的选择。诗人通过典型的组合，形成对比的形象，显示出艺术的匠心。一贵一贱，一荣一寂，然而当世的繁华烟消云散，扬雄生前寂寞，却百世留名，褒贬之意甚明，从而表现自己不甘寂寞，然而却又愿苟活于世，希望以文学创作补偿仕途不得志的独特心态。

而这种选择的勇气正来自于他对历史人物命运的思考。而他的最终退出宦途，筑庐东山，拒绝征聘，著述为终，将自己的选择付诸实践也与此有关。唐以后的咏史诗，以史为鉴寻求兴衰变化规律、文人命运等内容，受左思启迪较大。

左思咏史诗在晋代出现既是奇迹，又是绝唱。说明左思以前的咏史诗在构思、语言等方面还不成熟。诗思平浅，构思单一，缺乏自我感情的熔铸等，这便为左思的创造留下很大的余地。左思的创作心态不是内向收敛而是外向扩展，追求一种风骨气势所支撑的时空广阔的雄健美。可惜，唐以前的其他作家，没有能够后来居上，甚至也很少追步左思，咏史诗的蔚为大观只有等到唐代了。